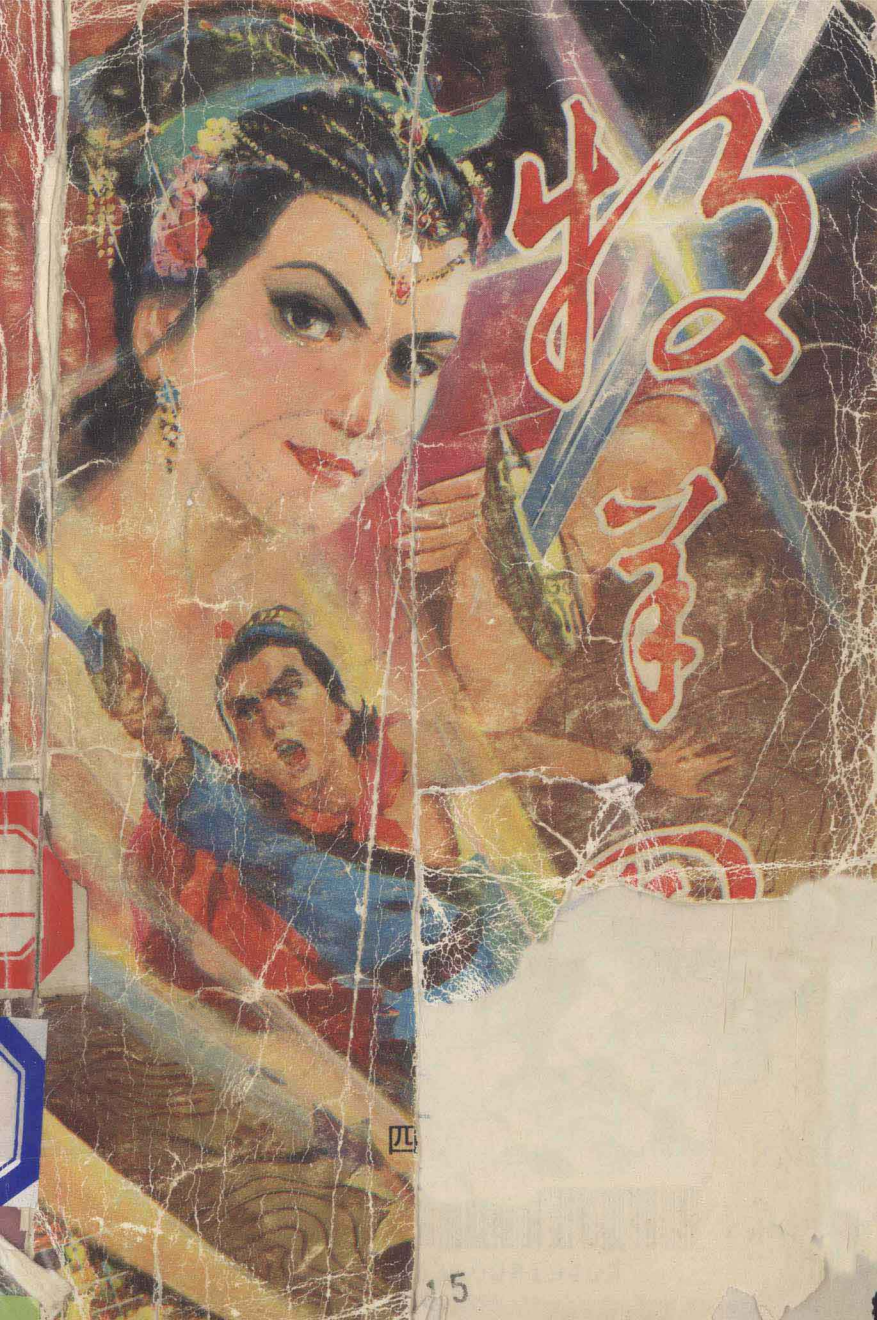




图

金 凡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 1992 •

内 容 提 要

一幅牧羊图，惊动朝野，震撼武林。无数隐世魔头、荡妇淫娃、败类宵小，纷至沓来，企图掠为己有。

一首忠魂曲，泣动山河，激扬神州；无数忠义侠士，仗义振臂。铁梦秋剑出惊魂，刘婉蓉绝代才色，为卫道护宝救国拯民，沥血抛，历尽千难万险。道长魔消，正义终究战胜邪恶。忠臣义士重振雄风，神仙侠侣终结美姻缘。

刘婉蓉美艳聪慧，蓝小月俊俏机智，关大义凛然，徐督帅气定山河，这些精彩的描均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留待诸君慢慢回味。而臭名昭著的采花淫贼葛玉郎与刘婉蓉的缠绵情思，更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目 录

一	拦路劫镖.....	(1)
二	浴血奋战.....	(19)
三	不可思议.....	(38)
四	疑虑重重.....	(56)
五	风雨欲来.....	(74)
六	真幻莫测.....	(91)
七	前途茫茫.....	(125)
八	坚守待援.....	(142)
九	火神万昭.....	(160)
十	花花公子.....	(177)
一一	驱虎吞狼.....	(194)
一二	卸下重担.....	(211)
一三	正邪相会.....	(228)

一四	义担重任	(245)
一五	飞来宝图	(260)
一六	铃镖退贼	(277)
一七	怀璧负罪	(294)
一八	红灯求援	(312)
一九	妙手奇计	(337)
二〇	劳而无功	(353)
二一	寻隐探秘	(369)
二二	少林僧侣	(381)
二三	脱颖而出	(397)
二四	暗涛汹涌	(414)
二五	破四象阵	(430)
二六	教主受挫	(446)

- 二七 剑壁神功..... (463)
- 二八 单刀赴会..... (479)
- 二九 威慑群豪..... (495)
- 三〇 功憾贼胆..... (512)
- 三一 夜探魔窟..... (533)
- 三二 奋战天君..... (546)
- 三三 丐帮帮主..... (562)
- 三四 高人隐士..... (578)
- 三五 夜袭督府..... (594)
- 三六 教场决斗..... (611)
- 三七 督帅陷贼..... (627)
- 三八 重商对策..... (642)
- 三九 阴阳合璧..... (659)

四〇	玉女受伤·····	(675)
四一	吉人天相·····	(691)
四二	风起云涌·····	(708)
四三	定计救人·····	(723)
四四	督师脱险·····	(739)
四五	群魔隐遁·····	(754)
四六	少林寻宝·····	(770)
四七	独得骊珠·····	(786)
四八	挑拨离间·····	(802)
四九	设伏拒敌·····	(818)
五〇	元凶授首·····	(834)

一 拦路劫镖

北风呼啸，雪如鹅毛，枯树银妆，遍地琼瑶。

邯郸道上，轮声辘辘，正行着一列篷车。

拉车的都是产自塞外的健马，性耐酷寒，寒风大雪中，仍然仰首奋鬃，得得而行。

这一列篷车，共有五辆，当先一辆，黄色车篷，车上高插着一面三尺长、二尺四寸宽的蓝色旗子。旗上用金钱绣着一支下山猛虎，针法秀奇，栩栩如生。旁则用银线绣着四个字：“虎威镖局”。

第二辆到第五辆，都是一色的黑色篷布，车帘低垂，密不通风。赶车的都穿着长毛衬里的大皮袄，和护耳的大皮帽。

两个三十多岁的精壮汉子，各骑着一匹健马，背上各插着一把雁翎刀，走在车队前开道。

寒风中，两个人只穿着紧身扣裤衬，不时地挥手弹掉身上的积雪，只看那一身，就知是内外兼修的里手。

车队后面，另有两人骑着健马追随。左面一个是虎背熊腰、黑脸堂的大个子。马鞍前，挂着一柄钢链金柄流星锤，人高马大，看上去威威风凛凛。

右首一人，生得干枯瘦小，背上交插着一对专点穴道的判官笔。此人小个头，再加上五短身材，一副皮包骨的猴子

像，全身上下除了骨架子，大概再找不出半斤净肉。

可是那一双眼睛，却有着炯炯逼人的神光。

除了一大一小两个骑马人之外，另八个背插弓箭、挂着腰刀的趟子手，一色护耳皮帽、夹裤、薄靴、小棉袄，白裹腿倒赶千层浪，跟在车队健老马后面跑。喝！腊月天，寒风大雪中，只跑得一个个头上见汗。

北风强劲，但见雪花飞舞。车篷上积雪不多，远远望去，几个黑影在一片茫茫银色世界中蠕动。

突然间，一支响箭，挟着锐啸，划开了厉啸的北风，叭的一声，落在了第一辆篷车前面两丈左右处的雪地上。

赶车的似是久年在江湖上行走的老手，不待主人吩咐，一收缰绳，篷车顿然而住，手中长鞭一挥，拍的一声打了一个响鞭，道：“伙计们刹车！”

只听一阵吁吁之声，四辆黑篷马车全部停了下来。第一辆黄色篷车上车帘启动，探出一个戴鸦雀巾、留长花白长须的脑袋，咳了一声道：“玉龙，看看那落地响箭是哪条线上的朋友，咱们虎威镖局不怕事，但也不能开罪了朋友，失去江湖礼数。”

走在车前左首的精壮汉子应了一声，一个翻身，跃下马背，捡起了地上响箭，瞧了一阵道：“回二叔的话，响箭未带标记，弟子瞧不出门道。”

车中人哼了一声，道：“有这等事，你拿过来给我瞧瞧。”

那叫玉龙的汉子神态恭谨地行到篷车旁侧，递上响箭，道：“二叔请看。”

车里面伸出一双手，接过响箭。

大约那车中老人，也无法从响箭上瞧出名堂，一阵沉寂过后，突然启帘而出。

只见他身穿团花青缎子皮袍、青缎夹裤，足登鹿皮薄底快靴，不胖不瘦的身材，紫脸膛，浓眉虎目，脸上微泛怒容，左手执着响箭，右手提着一管湘妃竹旱烟袋。他目光转动四顾了一阵道：“玉龙，到前面那片枣树林去问问他们瓢把子怎样称呼。”

左面精壮汉子，欠声一礼应道：“弟子遵命。”翻身上马，一抖缰绳，向前奔去。

那枣林距离停车处，也就不过半里左右。寒冬季节，枝叶早秃，树枝上积雪，又大部为疾风吹落，看上去，树干耸立，枯枝横空，别有一番冷肃、萧索的景象。

这时，迎面雪地上，也同时奔过来一匹快马，蹄踏积雪，飞也似地跑过来。

两匹马一来一进，双方马上人似乎都想存心卖弄一下，直待两匹马将要撞上，才同时收住，呼聿聿两声马嘶，两匹健马同时人立而起，打了一个旋身，荡起了积雪。

那精壮汉子技高一筹，先行稳下身子，一抱拳，道：“在下虎威镖局李玉龙，给朋友见礼。”

对方年纪二十六七岁，羊皮短袄、灰狼皮紧腿长裤，透着一脸精明气。

只听那人嗯了一声，道：“久仰，久仰，虎威镖局总镖头的大弟子，百步飞镖李玉龙。”

李玉龙道：“好说，好说，那是江湖朋友们的抬爱……”轻轻咳了一声，接道：“兄台姓名可否见告？”

那人仰天打了个哈哈，道：“我们既然敢出手动虎威镖局

的镖，自然敢留下姓名。”

李玉龙年纪虽然不大，但他自幼即跟随师父在江湖上走，见识广博，也算得经过风浪的人物，当下就笑说道：“兄台怎么称呼？小弟这边洗耳恭听。”

那劲装汉子冷冷说道：“兄弟姓邵单名一个杰字，人称冷箭邵杰。”

李玉龙一欠身道：“原来是邵兄，兄弟失敬了。”

冷箭邵杰一抱拳，道：“好说，好说，兄弟不善言词，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和虎威镖局没有过节，只要留下篷车，贵局中人就可以上路了。”

李玉龙淡然一笑，道：“邵兄说笑话了，有道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吃我们镖饭的人，丢了客人逃命，虎威镖局在江湖上走了二十年镖，可是从没有干过这样的事。”

冷箭邵杰道：“虎威镖局的盛名咱们久仰了；你李兄的百步连环飞镖，咱们也慕名已久了。咱们如若没有几分把握，也不敢老虎口里拔牙。”

李玉龙心中暗道：“就凭他这点能耐，决不敢妄动虎威镖局的念头，必然另有主脑人物。”

心中念转，口中却笑道：“邵兄，敝局走这趟镖，兄弟只不过是马前一名小卒。护镖的，是本镖局里二当家的……”

邵杰道：“就算是贵镖局的总镖头大当家的亲自押镖，咱们也一样要动这趟镖。”

李玉龙道：“我想只凭你这位朋友，大概还不敢动这个念头吧？”

邵杰冷笑一声，道：“李兄可是问我们瓢把子么？”

李玉龙道：“不错，尚望邵兄见告，兄弟也好归报给我们二当家的，由他老人家拿个主意。”

邵杰道：“这个么，很抱歉……”

李玉龙脸色一变，接道：“邵兄既是不愿见告，说不得在下只好闯入林中瞧瞧了。”

邵杰一带缰绳，拦住了李玉龙，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白色封筒，说道：“既是贵局里二当家也来了，大概你李兄也作不了主！这封筒之内，是我们瓢把子的手笔，李兄拿给贵局二当家的瞧瞧，在下恭候回音。”

李玉龙接过封筒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书奉虎威镖局二当家铁掌金环方振远亲拆

李玉龙看罢封筒的字迹，不禁一呆，暗道：“这次二叔亲身押镖，除了镖局几个重要的镖师之外，很少人知道，这伙人却似瞭若指掌。”

心中念头，像风车一般打转，人却一抱拳，道：“邵兄稍候。”一勒缰绳，转过马头，奔回篷车。

二当家铁掌金环方振远，正盘坐车中抽着旱烟。老头儿心中似是很火，脸上一片肃穆。右首那精壮汉子，已下了马，垂手站在篷车一侧。

李玉龙马近篷车，一个翻身下了马，欠身说道：“回二叔，弟子和他们照了面，对方瓢把子有封书筒，书明要二叔亲拆。”

方振远冷哼了一声，道：“你拆开念给我听了，这邯郸道上竟然有人敢动虎威镖局的镖，还要指名我亲拆书筒，倒要看看甚么人吃了熊心豹胆。”

李玉龙肃然站好，拆开封筒，念道：

字奉方振……

刚念了个头，他突然住口不念了。

方振远道：“玉龙，念下去，信又不是你写的，怕甚么？”

李玉龙连应了几个是字，接道：“字奉方振远副总镖头雅鉴：久闻贵镖局生意兴隆，日进斗金，连号十余家，虎威镇中原，飞虎镖旗所经之地，绿林道上朋友，无不退避三舍，迄今十余年矣！……”

方振远一摸颌下的花白长须，道：“嗯！信还算写得客气。”

李玉龙抖一抖身上的积雪，接着念道：“弟等不才，斗胆冒犯虎威。限函到顿饭功夫之内，方兄带贵局中人，留下兵刃，赤手空拳撤离；如有人妄带寸铁，必遭惨报。贵局十余年积财万贯，赔此一票，当不致一蹶不振。”

方振远早已经听得脸色大变，但他还忍住，静静听完后才长长吁一口气道：“好大的口气，看看他的落款的姓名。”

李玉龙摇摇头道：“信上没有署名，只划了一个图号。”

方振远啊了一声道：“给我瞧瞧。”

李玉龙应了一声，双手捧信，恭恭敬敬地递入车中。

方振远接过书信一看，满面怒意的脸色上，竟然飞起了一片讶然之色。

那站在篷车右首的精壮汉子，绕过篷车，行到李玉龙的身侧，低声说道：“李师兄，那书信下款，画的是甚么图

号？”

李玉龙低声应道：“一面八卦图案，一把折扇，和一条似绳非绳、似带非带之物。”

那精壮汉子皱皱眉头，道：“那似是代表匪号和他们施用的兵刃。北五省中绿林道上，施用折扇的人不多，也没有施用八卦牌的匪首，至于似绳似带的兵器，更未听人说过，这几个人大约是远道来此的人。”

李玉龙摇摇头道：“于师弟，只怕事情不如你想的那样单纯。二叔是何等人物？如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匪毛贼，怎会放在他老人家的心上。”

原来，那方振远脸上的怒意，已然消退，仍然在望着那书信出神。

这时，第二辆黑色篷车上，车帘启动，跳下来一个十三四岁的书童，行到第一辆篷车面前，问道：“二当家的，我家老爷要小的问一声，车子怎么不走啦？”

方振远缓缓收起信笺，一跃下车道：“劳请回复刘大人，就说是遇上了一点麻烦，有几个绿林匪徒拦道。”

那书童啊了一声，转身行去。

方振远接道：“告诉刘大人要他放心，虎威镖局二十年的金字招牌，决不会轻易地叫人砸了。有劳请你小哥子上转刘大人，在事情没有料理清楚之前，最好不要下车走动，老夫今派人护车，但我们人手不多，无法保护下了车子的人。”

那书童应了一声，道：“小的这就去禀告我家老爷。”加快脚步，奔回第二辆篷车中。

方振远神情严肃，沉声对另一个精壮汉子说道：“俊

儿，你去请张、杨两位镖师上来。”

这时，五个赶车的车夫，都已经下了车，收起了长鞭，亮出了家伙，一色的薄刃厚背钢刀，各自守在篷车前面。

原来，这些赶车的车夫，都是虎威镖局精壮的趟子手所改扮。

这些人都是常年走镖的精干伙计，一遇上事故，不用吩咐，立时亮家伙站了方位。

李玉龙四顾了一眼，低声说道：“二叔，来的人很扎手么？”

方振远点点头道：“点子硬得很，咱们得小心应付，这一关很难闯。”

李玉龙素知二叔一向高傲，走镖十余年从未出过岔子，毁在他金环之下的绿林悍匪，不知凡几，此刻突然间变得这般慎重，在李玉龙记忆之中，可是从未有过的事。他心情也顿感沉重。

这当儿，那叫俊儿的精壮汉子，已引着一高一瘦、张、杨两位镖头大步行了过来。

那虎背熊腰、黑脸膛的大个子，左肘上还挂着钢炼金柄流星锤，疾走两步，抢在前面，一抱拳，道：“二当家的，甚么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第一阵交给俺张大豪。”

方振远神情肃穆，摇摇头，道：“来人不是一般的绿林人物……”

目光转望枯瘦的杨镖头，接道：“四成，你过去在江南道上走动过一段日子，不知是否知晓这几个人物？”

原来，那张大豪生得高大粗壮，但却带有三分浑气，杨四成干枯瘦小，却是个精明多智的人物。

杨四成一欠身道：“回二当家的话，四成倒是知晓一点江湖事情，但不知来人是否留有标识？”

方振远道：“嗯！有一封信，你拿去瞧瞧。”

杨四成伸出枯瘦的双手，接过了函笺，似是并未用心细瞧内容，双目却盯在后面那三个图案上，凝神沉思。

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就卑属所知，似乎是南天三煞的标帜。”

口中说话，人却恭恭敬敬地把函笺递了过去。

方振远点点头，道：“不错，是南天三煞，他们一向活跃于大江之南，而且近几年已消声敛迹，想不到竟会突然出现在邯郸道上，妄图动咱们虎威镖局的镖……”

张大豪接道：“二当家，有道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俺就不信南天三煞是三头六臂的人物，咱老张先去会会他们。”

此人性子急暴，话落处，放步向前行去。

方振远摇摇头道：“等一下。”

他为人严肃，不苟言笑，虎威镖局上下人等，无不对他敬畏三分。张大豪果然不敢再行妄动，停下步子。

方振远轻轻咳了一声道：“就老朽所知，南天三煞在绿林道上，向以狠辣著名，但却并非莽撞之徒，他既然明目张胆地挑旗劫镖，必有着很周密的准备。老朽这铁掌金环的虚名，断送无妨，但不能让人砸了虎威镖局的招牌。

这一番话语重心长，连那带着三分浑气的张大豪，也听出事态严重，非同小可。

方振远左手拂着长须，仰首望着漫天阴云，接道：“四成，你见过南天三煞？”

杨四成道：“职属久闻其名但却未晤其面。”

方振远又思忖了一阵道：“好！咱们去会他们。”目光一掠环立身侧之人又道：“四成，玉龙，跟我去；俊儿和张镖师，你们先把镖车盘起来，要弓箭手准备。咱们这次的主顾，不但身世喧赫，而且还带有内眷。人家相信咱们虎威镖局，才把家小的性命财产全都托付了咱们，只要咱们有一口气在，有一个活人，就不能让主顾受到伤害。护人和护镖一样重要。”

张大豪一欠身应道：“二当家的放心，职属等自会小心。”

方振远点点头道：“最重要的是未得我之命，你们不要擅离镖车”

右手一挥，接道：“玉龙带路。”

李玉龙应了一声，转身向前行去。

方振远、杨四成跟随其后，向前行去。

三人已动身，张大豪立时下令，把五辆篷车盘了起来，八名趟子手取弓抽箭，选择了拒敌之位。

张大豪虽然有几分浑气，但他长年走镖，经验却是极为丰富，几个趟子手，也都是虎威镖局的精干人物，片刻之间，已经布成了很易守护的拒敌之阵。

再说李玉龙当先行近邵杰，一抱拳道：“劳邵兄回报，就说虎威镖局二当家的拜候贵瓢把子，有什么事，由他两位当面谈个明白。”

冷箭邵杰打量了站在丈外铁掌金环一眼，看他卓立雪下，紫脸肃穆，不怒而威，暗道：“久闻铁掌金环的威名，看来果是不错。”